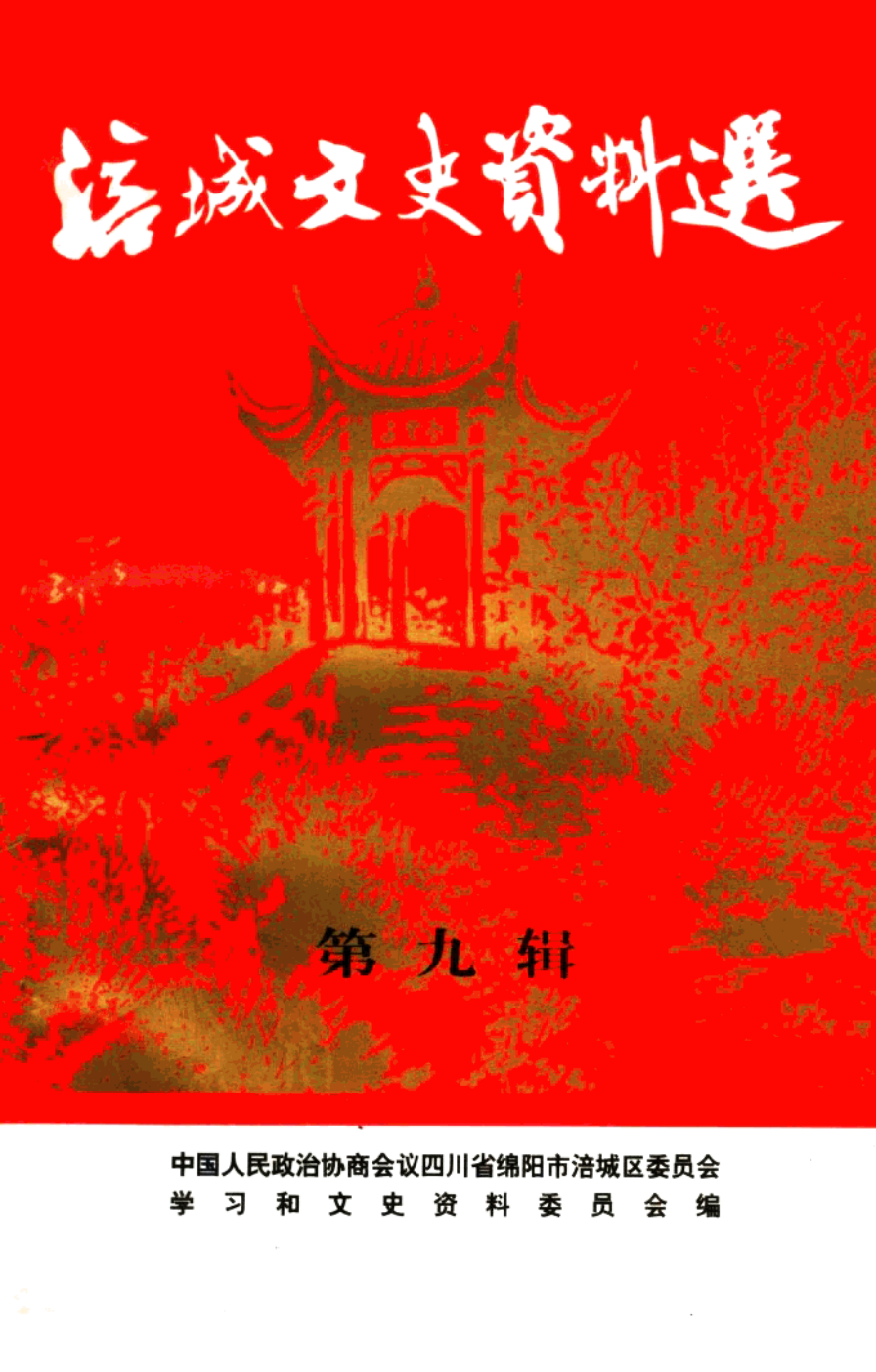


涪城文史資料選



第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委员会
学 习 和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编 审：李多万

主 编：刁承璋

副主 编：王振松 罗采云 黄森木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健 张延和 苏金玉

李文凯 李海林 林天国

涂晓琼 高树成 梅 跃

黄桂林 曹御纷 廖德茂

责任编辑：王振松

责任校对：刘荣辉

目 录

• 军政史话 •

- 第一野战军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
..... 赵继英 摘录(1)
坚持斗争 迎接解放
——略述原绵阳县地下党组织斗争史 夏知楼(16)
绵阳县公安队建队纪实 车宇文(22)
侦破现行反革命案记略 车宇文(26)

• 人物春秋 •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记五十年代活跃在各条战线的一批共产党员
江瑞炯 杨朝俊(33)
访原绵阳县塘汛乡地下共产党员杨理智 ... 钱中涌(43)
为宋哲元神道碑书丹的于右任 陈见昕(46)
重建绵州城的刘印全 陈见昕(49)
忆原工商界知名人士王梓谦同志二三事
..... 胡陶成 吴宝全(53)

• 经济长廊 •

- 原绵阳县(市)货栈概况
..... 许俊杰 张振才 魏朝富 张新民(62)

- 原绵阳县(市)猪肉市场概况 许俊杰 张振才(84)
- 绵阳麦冬考察(一)
——绵阳种植麦冬始于何年 姜昌银(90)
- 绵阳麦冬考察(二)
——建国后三十五年绵阳麦冬生产情况 姜昌银(95)

• 往事回忆 •

- 原绵阳县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形势
——重温郭诚县长当年三月二日在县人大常委会上的
政府工作报告 江瑞炯 杨朝俊(99)
- 我跟县委书记郭诚蹲点搞“四清” 钱中涌(113)
- 西南革大成都分校第五期赴绵工作部分同学的回忆
..... 车志祥 邱帆 李永好(121)
- 忆造“共青团林”修“共青团路”
..... 薛金厚 杨朝俊(128)
- 简忆原绵阳县文工团成立始末及上演大型话剧《报
童》的盛况 车志祥(134)

• 文物揽胜 •

- 绵阳汉阙应称“杨府君阙” 陈见昕(140)
- 走近绵州牌坊 赵隆平(143)

• 建置考证 •

- 以涪城为此地建置命名始于一九九三年
..... 钟利戡(148)

• 绵州风情 •

思贤祀贤 绵州传统 陈见昕(157)

• 古事钩沉 •

盼重建绵州望江楼 陈见昕(162)

• 社会调查 •

原绵阳市(县级)中小学生首次视力调查纪实
..... 林少白(166)

• 江河治理 •

绵阳城区涪江防洪堤的治理 徐举百(170)

第一野战军配合 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

赵继英 摘录

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处我国西南边疆，面积 120 多万平方公里，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接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平均海拔 4000 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解放前，西藏是个政教合一的领主庄园制的封建农奴社会，农奴主结成贵族、官家（政府）、寺院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广大藏族劳动人民在农奴主的残酷统治下，生活极其悲惨。

18 世纪末英国侵入西藏后，长期勾结和控制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企图变西藏为其殖民地。

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

立”，加紧扩军备战，除将一部分藏军部署在阿里、黑河（今那曲）地区外，把主要兵力置于昌都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踩着胜利的进军脚步，开始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黑暗的反动统治宣战了！

那还是兰州城头激战之时，一道来自中国共产党核心机关发出的电波，穿过攻城的隆隆炮声，抵达了第一野战军忙碌、紧张的前线指挥部。

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给他和习仲勋、张宗逊的指示：筹划解放西藏之大事。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提醒彭德怀：“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

彭德怀放下电报，便叫人立即把“范大人”叫到指挥部来。

“范大人”。实际上就是时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的范明同志。那时，范因工作需要经常出现在彭老总的车前马后。平时，范明是彭总的笔杆子和高参，经常为彭总撰写各种重要公文，所以，彭总亲切地称范明“解放军翰林”（进士）或“范大人”。

祖国大西北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彭总指示范明搞好调查研究，对马家军军事打击的同时，做好政治争取和民族工作。范明不负彭德怀希望，在部队进军、战斗的间隙，很快写出了战时政治工作人《心战》和《回族工作手册》等材料，加强了对部队的统战工作和民族政策教育。

兰州解放前夕，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行辕官员，虽对国民党政府一直没能解决班禅大师返藏的问题和在

青海深受马步芳当局的压迫而不满,但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对共产党仍有很多顾虑,怕共产党“杀害班禅、毁坏寺庙、清算财产”。

因此,他们曾以“避免战乱和自身安全”为由,离开塔尔寺,进到青海西都兰县的香日德。

根据形势的发展,彭德怀令范明即刻动身,将争取班禅集团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范明。

范明领受任务后,便先后派李天民、陈康民等同志前往青海,配合青海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到塔尔寺,做班禅地布会议厅留守人员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做班禅的工作。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班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及彭总发出了致敬电,代表西藏人民向毛主席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表示拥护爱戴之忱”。

在范明的努力下,班禅还电请彭德怀:“率领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总体战略上考虑,把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当做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造成全国统一的民主和平局面的一个目标,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向全国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具体部署,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调整:

1949年10月13日,解放战争向华南等地发展之际,毛泽东明确了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野战军

担负。

11月23日，鉴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泽东又曾考虑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主要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

后来又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以及成都战役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宋希廉两个集团等情况，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又将向西藏进军及解放西藏的任务，确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担负，中共中央西北局配合。

毛泽东最后拍板：4月中旬，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等对待保护班禅、争取和团结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藏民，作了部署，彭总也复电班禅，希望班禅号召西藏人民加紧准备，迎接西藏解放，并告诉范明要把争取和团结班禅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1950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军区奉命组成以当才活佛、夏日仓活佛、显灵呼图克图、格勒喜提和迫玉锐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彭德怀在西宁接见他们时，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关指示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

此后，范明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对班禅及其人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促成班禅及其行辕人员于1950年8月25日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离开香日德，返回塔尔寺。

这年10月初，彭总由新疆返回兰州，限范明用一周时间去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任市委书记兼市长。

但在范明将要出发时，彭总又留住了他。彭总对他说：“我要抗美援朝去，迪化你不去了，下一步要你带西北军区的部队进军西藏。”

11月13日，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根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出通知：不管西藏解放的形式如何及达赖集团的变化如何，我们必须积极使班禅集团和他们所有影响的人民和我们合作。因此，所有派去他那里工作的人员，必须加以必要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党的民族政策，具有热忱地帮助西藏人民的决心和良好的工作态度。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党委考虑到范明对民族工作比较熟悉，且又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再加上他当时仅有36岁，年富力强，任命他为西北西藏工委书记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筹备进藏事宜。

第一野战军派遣范明准备率部进藏的同时，又指示王震从第1军抽调骑兵团机关、第2营特务营的7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骑兵支队，在支队长孙巩、政治委员冀春光率领下，由西宁出发，通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原，翻越瘴气袭人的巴颜喀喇山，涉过黄河与通天河，历尽艰辛，长途行军830多公里，于7月24日进抵玉树。

在向西藏进军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拒绝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继续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积极地扩军备战。将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计7个代本（相当团）的全部和3个代本一部共7500人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阔地区，统归昌都总署总督指挥，妄图利用金沙江，扼守入藏的咽喉要道，阻止人民解放军入藏。

为了扫清进军西藏的障碍,创造西藏和平解放的条件,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除继续积极地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政治争取外,组织进藏部队利用秋后的有利气候季节加紧进军,于10月间发起昌都战役。解放昌都地区。打开我军进藏门户,粉碎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以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企图。

在昌都战役中,孙巩率领的青海骑兵支队南下配合作战。10月7日晨,骑兵支队由玉树出发向宾谦前进,8日与第二野战军第18军52师154团在巴塘会合,绕过当面藏军,隐蔽前进,跨越巴塘草原,渡过扎曲河,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一举攻取囊谦,抢占昂曲甲桑卡。

孙巩不愧为“飞行将军”:这一次,他又率骑兵昼夜兼程连续36小时的急行军,于16日进至昌都西北要隘类乌齐,歼灭藏军第7代本一部。

接着,骑兵支队和第154团不顾疲劳,又以日行85公里的速度直驰思达。由于连续急行军,154团三分之一人员掉队,骑兵支队累垮战马500余匹,只剩骑兵100余人和步行的100余人,仍坚持前进,终于18日先敌4小时抢占恩达,截断了昌都藏军西撤拉萨的退路。

19日,骑兵支队主力和第154团一部迅速向昌都以南急速进军,抢占昌都西南的宗泽山,控制了山垭口,完全切断了藏军南逃的退路,对战役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为悲壮的还要数出兵阿里。

1950年8月,王震根据第一野战军的统一部署,指示新疆军区派部队进驻阿里。

阿里是青藏高原上最神奇最隔绝的地区。

从空中俯视高大山脉时，只见喜马拉雅、冈底斯，喀喇昆仑山一同拥护着向高处爬升，待到群峰攒动、狂浪叠起之时，阿里诞生了。

冈底斯山蹲在阿里之南，喜马拉雅山、拉达克山站在阿里西南，北面与东面有昆仑山、喀喇昆仑山长长的手臂，雪山如一道屏风护卫着阿里。密密麻麻的等高线和标高 5000 米、6000 米的山头布满了阿里地图，证明着阿里是世界屋脊的屋脊。

这里是今日中国最为遥远的地方。它在西藏西北，与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地区接壤，面积 30 余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4500 米。

世代居住在此的藏人根据阿里的地貌特征，称阿里这片被三种东西围绕的地方为：冰雪环绕的“普兰”，岩石环绕的“古格”（扎达），湖泊环绕的“日土”，总称“阿里三围”。

阿里拥有神山圣湖让信仰落地生根。

阿里一眼能看出数百里之遥，号称万山之祖。

阿里发源着印度河、恒河，把最早的文明带给人类。

这一天，在阿里千百年来形成的冰山雪野中，艰难地爬行着一支队伍。

他们用黑色马尾编成眼罩把眼睛全遮住，猛一看上去像绿林豪杰一股强悍威风。

而事实上，这是支东倒西歪充满痛苦的队伍，美丽无垠的白雪把阳光变成了刺目的钢针，扎得他们几乎全成了瞎子。他们是靠意志挪动着脚步。

这支队伍就是由跟随王震进疆的第 2 军老兵组成的新疆独立骑兵师 1 团 1 连。他们受领的任务是翻越喀喇昆仑，

解放西藏的阿里地区。

这天，他们刚刚艰难地通过了一个仅容一人一马侧身而行的狭长石缝，副连长彭清云突然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掀翻。

是大风，风速快得让人无法呼吸，柔美的雪片此刻成了杀人流弹，打瞎了战马的眼睛，扫肿了人的面颊。

10分钟后，风暴停息，只见迎风处的人马已命丧黄泉。

一年之后，这个没有经历战斗的136人的骑兵连队，竟有63人因怪异的疾病抱恨终天。他们本来该效命沙场，攻城夺池，轰轰烈烈男子汉的英雄，而今却无声无息地死在高原。

活着的人中有近一半被严重冻伤，不得不用刀子切下自己的手指、脚趾。

不动声色的昆仑山杀人不见血。

先遣连中有一个叫贡保的翻译，他是唯一的藏族战士。

别看贡保年纪不大，但此时的他已经有了比他同时代人多得多的经历。

身为青海湟源地方藏民的贡保在10岁上就双眼不遮、漫无目的地翻过唐古拉山进入了西藏。

12岁的他迈过了哲蚌寺的高门槛，当了小喇嘛。14岁上，他因为吃不饱饭而逃跑，被抓回来毒打，在一口枯井里吊了一夜。后来他又联络了三个伙伴逃出来，连夜逃出了拉萨。他回到了青海家乡，可是，亲生父亲已撒手西去。

此时，第一野战军正在打兰州，贡保参了军。先被送去学汉语，然后又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学习结束时，他本来已经打好背包准备到四川去，可是，一纸命令，把小贡保拉到

了新疆，拉到了王震面前。

王震操着那口湖南腔，说出话来像铁豆子撒在钢板上。他对贡保他们讲去西藏阿里的伟大意义，贡保半懂不懂地听着王震的湖南话，最后只记住了一句话：先遣部队拿下阿里首府噶大克以后，全部换回来。

贡保就这样扛上枪，换上毛皮大衣和毡筒，随一支骑兵进藏了。1950年8月1日，解放军建军30周年的纪念日，他们从新疆的普鲁村出发。王震本计划用第1兵团的一个师，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从新疆出发的实际上只有个骑兵连。

用意不言而喻。这是投石问路的一颗石子，投向绝地绝境，也许会有一声回响，也许什么也不会。

这个连队还有一个参谋是14世达赖喇嘛的表兄罗桑坚赞。这个连队由10个民族的人员组成，组建的时间非常短，除连长李狄三、副连长彭清云等共产党员外，还有一些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人员。

骑兵连是沿着古于门前往喀喇昆仑山和西藏的一条古道进入大山的。这条古道上，有和田河的支流玉龙喀什河；这条河从昆仑山搬走过无数的年脂玉。

先遣连抵达藏北后不久，几场大雪把后勤补给线全部切断。他们只能在原地固守到来年封山的大雪融化，才能得到给养。

他们先断了粮，又断了盐，只能靠打牦牛、野驴用白水煮着吃。

死神张开黑色的翅膀降临了。

一种怪病在连队蔓延：发病之初，人出奇地饿，猛吃暴饮

还觉得不饱；几天过后，人就不知道饿了，三天不吃不喝也不喊饥。这时人就开始肿，先从脚肿起，再肿腿，肿身子，直肿到皮肤透亮迸裂，流出一股股黄水，人就咽气了。

开始还能把牺牲的战士从地窝子里帐篷里抱出去掩埋，后来已没人有这个劲了，就那么与死人睡在一起。渐渐地，地窝子里的人全死了，地窝子便成了坟墓。

这时，先遣连的最高首长李狄三也不能幸免地浑身肿了起来。在他不能走路的时候，他用绳子在帐篷外挂上一只铃，需要给战友鼓劲的时候，就摇响铃铛。这时，连队的党支部委员就会手拉着连接各帐之间的绳子摇摇晃晃地走进来或爬进来，商讨如何坚持到大部队进驻阿里。

此刻，阿里那边传不来半点消息，使喀喇昆仑山另一侧王震司令急得跳脚，却毫无办法，那时的阿里，真是连飞也进不去。

王震两次致电西北军区为先遣连请功，称该连“历我军长征以来最大之艰辛，最重之苦难”。

西北军区在先遣连最困难的1951年1月30日决定，授予新疆独立骑兵团1营1连“进藏先遣英雄连”称号，给全连136名官兵各记大功1次。

时间一晃到了1952年5月28日，冰雪消融。王震派出的后续部队300余骑翻过界山抵达藏北。

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在大部队到达两小时后病逝。先遣连共牺牲63人。

成为经略西藏，一首先驱者的悲歌。

十世班禅晋京返藏，布达拉宫升起五星红旗。

就在骑兵连被授予“进藏先遣英雄连”后，不到个月，即

1951年2月2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又根据中央的决定，任命范明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从此，他便与班禅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央派驻班禅大师行辕代表的任务。除了部署班禅返藏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班禅晋京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

3月27日，范明等经与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多方商议，以班禅的名义致电毛主席请示晋京事宜。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复电同意班禅进京。

4月9日，范明飞车塔尔寺与班禅等研究晋京的各项准备事宜时，班禅堪布会议厅人员便提出班禅晋京的接待规格，不能低于过去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接待九世班禅的规格。如果低于这个规格，不仅对班禅入藏不利，而且对争取达赖也不利。

4月12日，范明将此事电告西北局，要求班禅途经青海、甘肃、陕西时，各省须按过去迎送九世班禅晋京时规格迎送。

甘肃省委接到这一通知后，立即行动。派专人到塔尔寺，请范明及一些知名人士专门介绍历代班禅晋京所经之地的迎送形式、规格，搭什么帐篷，甘肃省委还作出决定，在《甘肃日报》第一版发表欢迎班禅的社论。并第一次称班禅为“班禅活佛”。

1951年4月19日下午7时许，范明陪同班禅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兰州，受到了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和兰州市长吴鸿宾等军政领导及兰州各机关干部、群众团体代表、民族学院师生、教徒和喇嘛4000余人的热烈欢迎。

时年刚过 13 周岁的班禅大师俨然一副大将风度。老早就下了车,大步流星地走向欢迎的人群,边走边和欢迎的人们亲切握手祝福,并和张宗逊、张德生、邓宝珊、吴鸿宾等互赠了哈达。

班禅在兰州新盖的西北大厦小驻了 3 天后,又由范明陪同乘飞机抵达西安。4 月 30 日,班禅及其一行到京,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及首都干部、群众和喇嘛 600 人的欢迎。周总理在与班禅互赠哈达后,走到范明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为中国的统一立了一次大功。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

“五一”国际劳动节,范明又与李维汉一起陪同班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在班禅向毛主席敬献了哈达后,毛主席很高兴地对班禅说:“这西藏,你比我说话管用,所以西藏的解放主要还得靠你!”紧接着又严肃的说:“很久以来的中国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并说:“你要与达赖搞好团结,可以给达赖发个电报,宣传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就说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保持寺庙、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主席对范明精明能干也赞赏了一番,并要求他 3 年内学会藏语。

从 5 月 2 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全权代表,经过十多天的会谈磋商,终于恢复了十世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